



万卷共读

“春天,风乱吹,花乱开,又朴素又美丽。还有桃花、梨花、李花……一夜雨疏风骤,花瓣落了一地,寂寂的粉与白,有着惊天动地的美。”

好日子是用来慢慢度过的

文郑国芬

嘉兴作家简儿寄来她的新书《宋词里的日常之美》,白色的封底封面清新素净,一枝斜逸而出的梅花枝条上,停着一只仿佛宋画里走出来的灰色的鸟,这份雅致,一看就让人心生欢喜。

简儿的文字,跟她的名字一样,安静、干净,充满了闲淡之味。在她的文字里,没有大事、要事、紧急的事,现代人的焦躁和忙乱之气便随之消失。

她的文字有一种魔力,即便你身陷各种喧嚣紧迫,只要打开她的书,一篇篇读下去,世界立刻就清静了。

她说,写作《宋词里的日常之美》这本集子是在一个春天,自己被窗外的一枝花影与一阵鸟鸣吸引住了,于是坐在窗子底下的书桌前开始书写,这是一段很“安静、闲散、自在、淡泊”的日子,也是一段美好的书写时光。

简儿以春夏秋冬四时为轴,书写和记录日常生活、节气礼俗、风物蔬食以及光阴岁时之美。十四首宋词穿插在文章中,又将十几幅古画搭配其间,古今交融,让读者犹如走进了一千年前的风雅里,读来甚是美好和愉悦。

“风弄一枝花影。”感性的作者被曹组的这句词拨动心弦,展开了一场关于春日花事的浪漫追寻。在《春天的花与鸟》这一辑里,她这样写:

“春天,风乱吹,花乱开,又朴素又美丽。还有桃花、梨花、李花……一夜雨疏风骤,花瓣落了一地,寂寂的粉与白,有着惊天动地的美。”

“我在小区园子里的一株垂丝海棠底下伫立良久。风吹浮世,只觉那幽香,是那么亘古、悠远,轻轻地钻进鼻子,又漫过五脏六腑,令人心中心一片安宁。”

不仅仅写浪漫花事,也写人间烟火。

《乡下日月长》一辑里,在苏轼《阮郎归·初夏》的引入下,简儿把儿时夏天悠缓又遥远的乡下生活徐徐写来——故乡的油菜花田,立夏的豆瓣饭,母亲腌的咸鸭蛋,祖母做的甜酒酿……无不令人感到滋味无穷,仿佛童年时光再现。尤其《回乡记》这一篇里,她写某一天回乡探望父母时的邻里亲情,其实无非是一些家长里短寻常琐事,但在她淡淡的笔调下,读来却令人温暖动容。

《月是故乡明》一辑写秋天的味道——

“立秋已过,气温仍居高不下,然而万物有了慵懒与倦意。园子里墨绿的叶子,微微蜷曲发黄,仿佛听到了秋声,不再肆意生长、繁茂蓊郁。”

淡中知真味,平地见峰峦

文徐升

平素最喜汪曾祺的散文。他的散文,可谓是将“淡”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在为《蒲桥集》自拟广告语时,汪曾祺曾谈到过自己的创作理念:“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因而所写愈是寻常,愈能体现他炉火纯青的文学功底。他写故乡的风土人情,写生活中平凡的一日三餐,写花鸟虫鱼、瓜果草木,落笔处无不流淌着一派静水流深的天然情致,既浅白如话,亦不失典雅洗练。

虽然他在写散文时的遣词造句皆平淡如水,然而细品之下,你便能察觉到其中蕴含着一缕辞微旨远的诗意。正如《红楼梦》中香菱评王维之诗“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汪曾祺的散文也颇有“似乎无理,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意趣,读来如遇好茶回甘,滋味绵长,悠然不绝。

读散文《端午的鸭蛋》,你会惊叹他在寥寥数语间竟将故乡高邮的家常小食咸鸭蛋刻画得如此诱人:“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仅此一句,咸鸭蛋黄的饱满、莹润与丰腴立刻跃然纸上。用拟声字“吱”来描写筷子戳破咸蛋后脂油四溢的情形,乍看之下有“无理”之嫌,毕竟这一轻微动作,想来应该是静默无声的。“吱”多用于形容动物细小的叫声,用在此处不仅赋予了咸蛋鲜活生动的生命力,更将红油从破口涌出时的急促与它本身的富足刻画得淋漓尽致。圆钝的筷子头轻松就能扎透鸭蛋,又从侧面强调了其质地的细腻柔软。仔细琢磨,才觉出此一字之妙,更无旁字可替代。

读《夏天》一文时,夏日午后熟悉的闷热袭来,明晃晃的炽热阳光里飘着微尘,沿脊脊缓缓爬升。猝不及防的,棱角分明的宋体字里仿佛闪过一道雪亮刀光,清香伴随脆响迎面扑来,水淋淋的凉意从人眼中漫至心底。“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汪曾祺借节奏铿锵

《亘古的冬天》写冬之物语——

“到了冬天,草木凋零,大地一片荒芜,那些挂在枝上赤橙黄绿、颜色好看的果子纷纷落了,只有甘蔗、荸荠这些模样丑一些的水果,为我们提供甜蜜的慰藉。”

全书分四辑,春夏秋冬皆在里面,四时风物和寻常生活在简儿的笔下悠悠走来,鲜活而真实。读着读着,不禁感叹:这不就是我们每天在过的再平淡不过的日子吗,怎么在作者的文字里,变得如此不寻常?

诚然,作者也有俗世里的烦心事,譬如上班的忙碌,新房子装修的烦琐,父母衰老生病的忧虑。然而这些事在她笔下呈现出的,却是学生的可爱,设计师的热情贴心,陪父母看病的温情瞬间。只有心底美好的人,才会满眼都是好的人好的事吧。读简儿的文字你会发觉,原来自己活得如此潦草啊。

你会专门去买来材料,细心地在厨房里安静做一碗甜酒酿吗?像作者一样,不厌繁琐。你留意过夏天的第一声蝉鸣什么时候开始的,秋天的第一缕桂花香又是在哪里闻到的呢?与其说是因为生活忙碌无暇去做,不如说是你的心已经被生活裹挟着麻木了。其实,哪有那么多事需要忙碌呢?无非是用忙碌掩盖内心的不定罢了。

蒋勋说,忙,就是心亡。现代人每天奔波忙碌,心却是空的,而像宋时的古人,他们会因为昨夜的一场骤雨而担心海棠花落,看似闲云野鹤,内心却依然充盈,就像简儿文字里的小日子。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简儿一直将写作当成一种滋养生命的倾诉,在她眼里,哪怕是再寻常的事情和景物,都是这个世界美好的呈现。她无时无刻都在感受着,记录着,人生因此而变得更加充实、丰盈。

前段时间看南方周末跟作家胡竹峰直播访谈,胡老师说:写散文一定要在松弛闲适的状态下。我觉得简儿的文字就是这样,云淡风轻,松弛到令人心身愉悦,仿佛世界慢下来了,时间停缓了。

难道生活不应该就是这样的吗?闲淡才是生活的真意。简儿说,瓦屋纸窗之下,喝一壶茶,读一本书,看一场花,不必着急呢,好日子是用来慢慢度过的。



的四字短句,轻松打破了感官之间的界限。虽未进行直接描写,但被井水湃凉的那一牙西瓜形象却清晰地浮现在读者脑海里——墨玉般暗绿,象牙似的白,熟透的红玛瑙,进出几点乌黑里泛着琥珀黄的玳瑁,层次分明,琳琅满目。汪曾祺的文字将空间留白的艺术感发挥到极致,他笔下简短而精准的短句恰似一道道飘逸凝练的写意线条,挥洒自如,随心而发,勾勒出大道至简的美学意境,尤为引人入胜。

旧式书香世家的出身让汪曾祺在幼时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学的熏陶,在他的散文中,看似信手拈来的短句,往往承袭着古代诗词华章的灵性。翻开《葡萄月令》,看他如何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宕开一笔,以闲话家常的轻松口吻渲染出五月中下旬时果园里的葱茏景象。提及梨花,他说“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以四两拨千斤的精妙笔法埋下不露痕迹的暗喻,延续了晏殊词中“梨花院落溶溶月”的清新流丽。读至此处,我们仿佛能亲身感知到那一阵裹着草木清香气息的暖风拂面而来,看着它卷起梨花近乎半透明的洁白色花瓣,轻柔地摇动着葡萄藤打着卷儿的嫩绿须叶。汪曾祺笔下的字里行间,俯拾皆是治愈人心的蓬勃生机。

当下,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如潮水奔涌,而汪曾祺的散文恰似汪洋中的小岛一隅,以返璞归真的纯净与温暖,启发着每一个阅读者重新拾起藏在生活不起眼的惊喜。诗意未必只在远方,人间烟火,市井百态,一饮一啄,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寻常的瞬间,其实都蕴藏着无尽的禅机与哲理,待人发现,耐人寻味。唯有热爱生活,方能真正涤荡心田的蒙尘,从滚滚红尘中觅得自愈自洽的智慧。

“

“露丝的天性就像带刺的菠萝,缓慢而隐秘地生长着,顽固的骄傲与疑心交织重叠……”

信念与生活,隔着一条缝的距离

文陈幼芬

《你以为你是谁》,是加拿大著名短篇小说大师,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主人公露丝的成长和情感纠葛,探讨女性的身份认同与自我认知等主题。门罗以精湛的叙事技巧,展现了如同她短篇小说一样的细腻与深刻,其中的文学风格与主题深度,也与她的短篇小说一脉相承。擅长以女性视角写作的门罗,通过生活平凡琐事的描写,记述了露丝在人生经历中的内心世界与情感变化,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真相。露丝的人生,像一条蜿蜒曲折的河,在家庭、情感和社会的礁石间,磕绊前行。她生长于底层家庭,生母早逝,继母乖戾,父亲沉默,周边脏乱,如“垃圾场”一样的环境,使小小年纪的她,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露丝的天性就像带刺的菠萝,缓慢而隐秘地生长着,顽固的骄傲与疑心交织重叠……”,在求学、恋爱、婚姻、求职中,她不断地与外界的期待对抗,似乎只有否认与挣扎,才更能突显她生而为人的存在。母亲希望她回归家庭的执念,男性在亲密关系中对她的暗暗的掌控,都在试图定义她的人生,但她生命的引擎极度灵敏,她一次次地逃离与挣脱,在疑虑中回望自己,在痛苦中找寻自己,在解离中重构自己。露丝的生活,如同她充满缺口与偏差的记忆,来路与去处,都模糊不定,她活成了自己口中的样貌——生活就是一连串出乎意料的变化!她渴望与母亲分离,活得与母亲不同,又不自觉地复刻着母亲的某些特质。与男性在爱与权力的博弈中,她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不愿臣服。坚强与脆弱,憧憬与失落,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救赎中,屡屡交锋。

露丝的自我追寻,不是高歌猛进的凯旋,而是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艰难拉锯。她远离亲情的温暖与美好,走入婚姻,又离开婚姻,踽踽独行。露丝的故事,叩击心房,带给我许多触动。这不仅是一个女性个体的成长史,更是无数在自我与外界的夹缝中不断蜕变的女性的缩影。波伏瓦曾在《第二性》中说,“她的翅膀被剪断,然后却被指责不会飞翔”,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限制与规训,使女性较难有机会和精力追求个人的独立与发展。从这个角度,我对露丝摆脱舒适与依赖、用自由换取安全、不自我降格的勇气,点赞!

放下《你以为你是谁》,露丝看起来支离破碎的生活情景,在我脑海中久久盘旋,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对话与记忆画面,如同被打乱的拼图,令我头昏脑涨。静下心来咀嚼,我拼凑出的,是一个女性不向现实低头的自我觉醒的艰难图景。现实生活中,我们或许不必像露丝那样,经历剧烈的人生转折,但也会在日常琐碎中面临自我确认的困境。是否,为迎合他人的期待,我们压抑了自己真实的声音?是否,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偏失了自己想要的方向?是否,为珍视

独特与保护边界,我们孤立无援地在黑夜里泪眼婆娑?门罗,为我打开了一面照见人性复杂面相的镜子,她用细腻的笔触和鲜活的故事,引发了我诸多思考。

自恣地设想,假如露丝是我的来访者,我有何良方给予她更好的宽慰呢?如何让她在追求自我的路上,少受一些苦难呢?

或许,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她,“寻求他人的认同、理解与尊重,不如先懂得与拥抱自己”。人生之旅,不同的双脚,踩踏的是不同的路,看到的是不同的风景,听到的是不同的故事。对他人的煎熬,产生“感同身受”的共情,是一种需要长时间培养才能生长出来的能力,与他人相处,始终保持一份敬意与谦逊,本是艰难的事。亲身经历,是通往人心深处的桥梁。没有亲历,人们很难理解他人的处境,就算是有过相似经历,在实际情境中也会各有各的调性。如果,我们真正懂得自己,对他人的评判会少一些抗争,如果,我们学会了深爱自己,对他人的指手画脚会多一份允许。

我还想告诉她,别把“需要”错认为“爱”。露丝与丈夫帕特里克,彼此倾心,婚后也有过良好的情感阶段,但他们两人都深陷在自己的思维定式里,固执地把守着自己旧有的模式,用力地矫正对方,试图把对方拉到自己过往的经验中生活。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爱对方,以“自己享受的秩序”爱家庭,他们把“彼此需要”当成了“彼此相爱”,最后,婚姻以露丝的出走而告终。也许,婚姻中的两个人,都需要跳脱自我的局限,告别各自的过往,走向共同的未来。真正的爱,要对“彼此需要”有深入的理解与包容,还要主动走入对方的世界,用行动传递爱与关怀。爱的本质,是给予与付出,而不是索取。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不建议人类大脑做循环的思考。我也想对露丝说,过多的揣测与空想,会带来太多的纠结与内耗。这样会让聪明的大脑,做游乐园里旋转的木马,始终在原地,却一直在奔跑,她会收获到离开鲍威尔里弗后感受到的那种痛苦:“全是浪费,没有回报!”因为生活中的普遍问题,不是靠犹豫与顾虑解决,而是靠实际行动解决。当然,以上仅仅是我的头脑实验,露丝有独属于她的人生轨迹。

门罗提醒我们,自我觉醒,是一场漫长的修行,需要我们在时光晕染的记忆长河里,打捞真相,需要我们在与外界的碰撞中,坚定内心。理想人生,不是完美无缺的童话,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有直面的勇气,在不断的破碎与重建中,熟习并最终成为自己。母亲常诘问小时候的露丝,“你以为你是谁?”长大后,露丝有了自己的答案:“信念与生活,隔着一条缝的距离!”

